

美國農村

美國的農民與農場



Rural America

Farms and Farm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編纂者：美國農業部前任專家A.羅伯遜

助編者：美國農業部

目 錄

一 一天的工作	一
二 美國農夫和他們的土地	一六
橫渡大陸的飛行：北面的路綫	一七
從中路向東飛行	二三
「沙地」(“Dust Row”)重經開墾	二五
經過玉蜀黍地帶到大西洋	二六
橫越大陸——南部的路	三一
三 美國農業的發展	四〇
農業的生長	四二
農場經營問題	四四
國營農場法案	四六

美國農民與戰爭	五〇
---------	----

農村社會	五二
------	----

山區裏的小農場	五五
---------	----

美國如何幫助農民	六一
----------	----

附錄：關於美國農村與農民的幾件事實

土地的利用	七三
-------	----

一九四〇年農村人口	七五
-----------	----

一九四四年農村人口	七六
-----------	----

農村工人	七六
------	----

農作物與牲口	七六
--------	----

農村資產的價值	七七
---------	----

農村用的機器	七七
--------	----

農村教育	七八
------	----

租借法案與美國農村	七八
-----------	----

一 一天的工作

在美國，三百萬方哩土地，有一半多點是在農村中。其餘有許多是森林和牧場，牧場常常是屬於公家的。農村大小不一，從山邊種菸草的一二畝的小田一直到差不多有一百萬畝的大農場。土壤有的豐饒，有的貧瘠，有的潮濕，有的乾燥。

差不多各式各樣的土壤和氣候，植物和牲畜，種植的技術和方法，在世界各處所能尋到的，在美國都能發現。從東到西，在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橫貫二千五百哩，從北到南，在加拿大與墨西哥之間，縱深一千二百哩。雖全部處於北溫帶地區，但氣溫相差，從華氏零下六十度一直到一百三十四度以上。

有些農村，差不多全部在田野與穀舍的繁重工作，甚至有許多室內工作，都由機器幫助完成；農夫實際上出售全部產物並購買他所需要的一切物件，甚至包括食物在內。另有一些農村，農夫無物可售，也沒有金錢可以購買他所需要的東西；他用占舊的工具，在狹小的貧瘠的土地上工作，有着很多人口靠他飼養。而大多數美國農村則處此兩極端之間。

地主貴族——在舊大陸許多世紀來為大家所熟悉的——在今日美國並不成為一個階級。在美國獨立時代，

曾經有過這樣的階級，在獨立運動中許多殖民地的領袖都是大地主。在美國許多殖民地中，社會組織與十八世紀的英國很是相像。但新國家的各種情形，精神與人民，法律上激烈地不同的發展，漸漸產生了變化。美國大部份私人產業，只有少數例外，是城市與工業的財富。自然，美國富翁也常常有大量鄉間產業，並且有許多土地幾乎用上廢制度在耕種。但是地主貴族，像在世界別處所熟知的，並非美國農業的一個要素，並非一個有着顯著權益或影響的社會或政治的階級。

在美國有着無數不同種類的農舍，也有着無數不同類型的農夫。在新英格蘭，農舍可能是一只「鹽箱」（因其特殊的形態與特別傾斜的屋頂得名）。在溫暖的南方種棉地帶，農舍可能以走廊與另一房屋相接，兩邊皆開，以便涼風流通。典型的南方莊主住宅，有着白柱子的廊沿，仍在有些古舊的田園中存在。佃農中比較貧窮者的家，那可能是很狹小的陋室，只有一個壁爐生火，甚至沒有窗簾。

在亞派拉欽山（Appalachian Mountains）上，仍有着許多開拓者的木屋，在四方木頭的裂縫中嵌着泥灰。坎薩斯（Kansas）的農舍常有避颶風的地窖——掘了來躲避颶風或颻風的。在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建築上西班牙的影響可以在許多農場的房屋中看到。真的，在加利福尼亞差不多任何田地都稱作農場，即使出產的僅僅是水菓。在乾燥的西南方，磚瓦的房屋，由印第安人創建的，特別適合當地的氣候和土質。

沿大西洋海岸，許多農舍是磚瓦或石頭造的，但在美國因為木料價廉與豐富，多數房屋是木料造的。由於

沒有一種『典型的美國農舍』，多數美國人會熟悉地認識我們即將去訪問的一個家庭。

這不是一個很富有的家。一般美國農民不會挨餓，但他的現金收入一般地比較他城市裏的弟兄爲少。某些近代設備——電力，冷熱水龍頭，水汀熱氣——城市居民已經習用的，對於許多農村居戶仍然是太昂貴了。我們所選擇的這個農場比別家較爲繁榮，不僅僅因了它的土地肥沃，更因了它的主人和他的一家工作勤力，管理良善之故。

這個農場在中西部的東邊，在埃利湖（Lake Erie）南約一百哩，那邊起伏的牧野已進入山腳的低地了。西邊不到一百哩是平坦，肥沃的玉蜀黍地帶，東邊同樣距離升起了峻峭的亞派拉欽山脊。

從一條三和土的公路上，一條小小的石子路引向右方，到達一點，有四個信箱，寫着下列名字「J·M·門羅」，「羅斯可·仁京斯」，「惠爾·斯尼德」，與「C·W·克林」。

離開公路約一百碼，白楊樹屏障着，便是門羅家二層樓的農舍，前面環繞着一條車道。可是，除了禮拜天或有特別事情，車子很少停在前門的。大多數來客都把他們的車子留在曠場上，從走廊房邊的廚房門進出。房子是簡單長方形的，由木料造成，有着紅色洋錢皮的屋頂，及一兩磚造的烟囪。看樣子似乎準備另上一層白色油漆了。

在這所住宅裏，一九四五年正月的一個早晨，五點半時，在樓上最大那間臥室中的地板上，一只鬧鐘響了。

。約翰·門羅從床邊下來，關了鬧鐘，重又躺下，他常常是這樣的，用這最後的短短的時間，在腦子裏想一想這一天的工作。冬天在農夫說來是閒季，但是雖則如此，他仍有滿滿一天工作在他前面。他的妻子並沒有動，但他知道二十分鐘後她也會準時起來的。閉上了在她妻子衣櫥上的一盞電燈，他穿上了昨晚掛在椅子上的衣服——長而厚重的羊毛內衣，藍色粗布褲子，藍色王裝，再罩上一件羊毛汗衫。他拿出了一雙乾淨的羊毛襪，並穿上了高統的鞋子。

敲敲他兩個兒子，十七歲的茄克和十歲的湯姆，住的臥房，他等着，一直到聽到了茄克睡意朦朧的回答「知道了」。底下在起居間裏，他開了煤爐的門，生起了火。他閉上了廚房裏天花板下的燈，看看爐子旁的木箱——湯姆又忘記裝滿它了。霜在玻璃窗上積得很厚。

他從爐子旁一只釘上拿下一件舊的棉絨外套，穿上橡皮套鞋，從廚房旁邊木棚裏拿了雪鏟，然後到農場上去。在他清除那條到牛棚去的路三分之一多一點之前，茄克來參加他了。約翰·門羅開了牛棚裏的燈，父子走進了牛棚。在兩排柱子裏有廿隻母牛。在遠遠的邊上，那裏草料筐掛在上面門杆上的，兩人開始把糞鏟入車中，沿着欄排過來。茄克把車推到外面，將糞倒入肥料堆上，他的父親便鋪好了新鮮的稻草。從糞倉裏，他拿出一蒲式耳穀物和一個兩夸脫的量器，倒出穀物餵每一頭牛，除了一隻名叫陶拉的，她像是一點病。

在木棚內的水盆裏，那流水是從泉水裏抽吸進來的，父子倆用冰冷的水洗了臉。經過半開的門，約翰聽見

他的妻子蘇珊在廚房裏忙亂着，還嗅到咖啡在開始滾了；那香氣正好幫着你做完擠乳的工作。昨晚剛消過毒的提桶，正在小小的木頭的，有着水門汀地的牛奶房中的架子上等待着。約翰·門羅很能記得二十年前，爲了適合州當局的衛生條例，幫助他自己的父親建造這個牛奶房。在那之前，他們是把牛奶有儲在牛棚盡頭一間房子裏的。

約翰和他的兒子，每人提了兩只桶，到牛棚去擠奶。在擠奶之前，他們先把母牛的腸腹和乳房仔細地揩刷乾淨。在工作時，茄克開始說話了，這幾天他老是這樣的，他談到路那頭四哩遠處麥克格爾哥斯新近裝置的電氣擠乳器。

約翰門羅回答了：「麥克格爾哥斯必需裝置的。他沒有幫手，在戰時又是那樣難於僱到人。」

雖則如此，他仍能像是清楚地看到在茄克現在擠奶的地方，在兩隻母牛之間，放着一只很大的緊緊蓋住的鐵桶，鐵質乳頭的杯子，有短短皮帶管連着的，立刻有節奏地擠兩頭牛的乳了。下個月以後，可能會有幾種幫助。但是不是一具擠乳器——還沒有到時候。他需要兩具，裝裝差不多需要一千元錢。那幾乎是他出售廿頭牛全年所產牛乳全部金錢的三分之一了。

他們將最後幾個提桶拿到牛奶房裏，將牛奶倒到大鐵桶裏，每只可以裝一百磅，又將鐵桶放到陰冷的地方，他們再到木棚水盆裏洗了洗手，然後打廚房的門。這是一天中一個最好的時刻。

湯姆與小蘇珊，穿著好了預備上學，從地窖的木桶裏多拿一只蘋果放到他們的飯簍子裏。爐灶旁邊，他們的母親從手指上洒下一滴水到一只冒熱氣的鐵鍋上，試試它的熱度是可以煎餅。約翰與茹克坐下來，調調他們的咖啡，小蘇珊拿來了第一道菜。已經有臘腸了（離開殺豬還只兩個月呢）。還有蘋果醬，荷包蛋，給孩子們的則有牛奶和麥糊。

雖則約翰，門羅有時候抱怨農家的飲食，認為只吃「一個紙袋袋裏的東西」，他自己早餐桌上的食物，却有許多不是自己家裏出產的。白脫是從羅斯哥·仁京斯家買來的，那對老夫婦只有很少幾頭牲口，但有一具電器攪乳器，可以對鄰居供應白脫。蜜糖是從小山上斯尼德家用臘腸換來的。咖啡、糖、鹽、胡椒、以及製煎餅用的麵粉與發酵粉都是從隔鄰舖子裏買來的，紙包裝的麥糊（是在四百哩外密支根 Michigan 製造的）是從鎮上一家大雜貨店買來的。約翰所種燕麥只是餵自己牲口用的。

牆上的老鐘指出七點一刻了。湯姆坐在他的空盤子旁邊，看著昨天報上的滑稽畫。小蘇珊飛跑著進來，很快的擁抱了父母一下，她的兄弟湯姆不願地跟著，一起出發到公路上去，校車就快來接他們了。

約翰微微皺了一下眉，從襯衫口袋裏拿出一本皮面記事簿。他將椅子斜靠到牆上去，把腳擱到爐子近旁的一張椅子上，點上了他的烟斗。然後慢慢在新一頁頂上寫道：「一九四五年一月廿六，繼續寒冷，晚間有東北風，下雪。」在底下他加道：「爲陶拉看獸醫。到鎮上購屋頂。假使牛奶款來了，應付捐稅。告訴湯姆關於

木箱的事。」他放開了記事簿，同他的妻子說：「茄克的最後一個月了。」下個月茄克是十八歲了，是參加軍事服役的年齡了。

茄克在外向牛奶房等着合作社裝牛奶的卡車。時鐘敲了半點，他們聽見汽車響，和雪地里鏈條響，然後聽見牛奶桶裝上去的聲音。從丹伯列（Danbury）郡，牛奶將由裝有水槽的車子運到大城市的廣裏去。或許平均起來有十分之一將製成奶粉，裝到國外去供應軍隊，或在租借法案下供應其他聯合國的人民，或者救濟遭受戰爭破壞的各地難民。約翰記得在公路築好之前，必須有人在早餐後七高八低地把牛奶推到鐵路上去。

卡車開走了，約翰放平了椅子，拿起了外衣。他到外面，把牛放到農場上吃水，打碎了水槽裏的冰，叫茄克來幫着餵犒。牛棚附近便是秣草塔，一個周圍三十呎木板鋼條繫起來的塔。茄克爬上了裏面的扶梯，從斜槽拋下了一天所需。這時候，他的父親已經讓牛吃好了水，芻秣和草也已爲這些牲畜準備好了。小牛關在牛棚旁的小欄裏，用取去奶油的牛乳混和着穀物餵牠們。約翰很有興趣地注視着他的兒子在餵他自己的小牛之前，仍拿提桶到廚房的爐灶上熱一熱，雖則別的小牛已經用冷的食料餵了一禮拜了。茄克的小牛是他個人的財產，將要參加鄰近「4 H俱樂部」的競賽。這是一個全國性，沒有政治意味，專爲獎勵農村青年參加社會生活的團體的地方單位。每年這團體的會員們選擇幾項特別的計劃，在家內完成。一個男孩可以飼養一頭小牛或種植一畝玉蜀黍；一個女孩可以設計和製造一襲衣服或一種家製的蔬菜。

約翰餵了那頭叫奧斯卡的公牛，同時他思索着對於這頭粗獷的牲畜，不知他還將對付多久。現在有人在說，那裏的農民將合組一個集團，僱一個專家，由一頭特選的公牛，用人工方法，使他們的母牛受胎。據說用這方法，一頭公牛在一年內可使一千頭母牛受胎，比起來，自然配合，便只有五十頭。或許比自己養公牛並不省費，但是小牛的種可能改進的。

約翰想，農業事務或多或少將會變成一種競賽。你必須趕上去。他記得幾年前參加當地乳品改進聯合會，那真是非常有趣的事。全郡的母牛都經獸醫檢驗，在大家同意消除結核症或其他傳染病的計劃下，凡有這種病的都要消毀。雖則受損失的主人能得到部份賠償，這工作在起初很引起了騷動。後來，聯合會又僱了一個受有專門訓練的人，每月來一次，用秤重量的方法，計算每頭母牛一天吃多少，一天出產多少牛乳。結果，約翰賣去了三頭最少利益的母牛，買進了奧斯卡來改進家畜。

飼完了牛以後，這一天的次一工作是要去餵波蘭中國豬。（波蘭中國豬是一種很普通的美國種的豬的名稱。）「豬騎在牛尾巴上」；當他混着滑腳桶裏取去奶油的牛乳，水，和穀物的飼料時，想起了他父親的老話。這時，茄克從穀倉裏拿來一籃玉蜀黍的穗。於是這孩子餵了兩匹馬，清除了馬廄，把糞拋到牛棚後面的肥料堆上，這時他的父親走到園子裏走向雞圈去了。

在夏天，約翰的妻子和兩個小孩子看顧母雞的，她保存整年的雞蛋錢為她自己用。可是這一季，只有六十

只蘭格吮白雞（一種意大利種的名雞——譯者註），大多是去年的小雞，除了放一點新鮮的草，注一點水到飼槽裏，沒有很多事要做。幾時，他有了電氣抽水機和浴室，他亦將抽水到雞棚裏去。（明年夏天，假使他有辦法，還想把雞送去檢查有無 Pullorum 病。）

約翰從褲袋裏拿出他父親在他二十一歲生日時給他的大而舊式的金錶；已經九點鐘了。他叫茹克趕緊把車子拉出。

他們裝了一車肥料，從牛棚與馬廄中間一條狹弄中間車到山頂的牧場上去。在那里他們停了車，用糞又把糞散到雪蓋的田地上。這是很慢的工作，因為他們在未到春天之前不能用肥料散佈機；那車輪會陷在深深的雪裏的。但是在這晴朗，明亮的早晨，出來看看這又青又白的景色是很好的。山脚在東邊地平綫慢慢升起，長長的白色田地向西延展，一直到眼睛看不清楚。田地一直伸展過去到一千哩外的羅基山脈(Rocky Mountains)。

這塊山頂是約翰唯一永久的草場。在他一百四十畝田地中，他每年用六十五或七十畝輪流種玉蜀黍，燕麥，小麥，然後兩年或三年種車軸草或苜蓿。自從他的父親七十五年前購進這塊田地，在這農場上從來沒有嚴重的浸蝕。約翰可以記得，還是在小孩時候，幫他父親在一個小谷里堆上叢林，那小谷是從一條山樹林里流出來的小溪那邊開始的：從這以後，田地的兩邊便都有了一條綠色的帶，雖則這會使每年損失幾個蒲式耳，但田地里便都長滿穀物了。

但是上面一端無疑有點沖蝕；去年那邊長着的玉蜀黍顯然薄薄一點。惠爾，斯尼德在山上把他的田都開闢地種成一長條穀物，一長條草，用長條的方法輪流種植，而不是用整片的田輪流；因此從來沒有一大片田都是種子那樣暴露過。約翰想，他得同惠爾談這件事，或者，去見那的代理人——當地政府的農業代表。

到十點鐘，他們散好了肥料。

約翰說「我將在午餐前到鎮里去一次。」通常，他將用家里的車子，但在戰時汽油是配給的，所以他坐了馬車去。

在丹波列，那政府的所在地，一個有着六千人口的市鎮，相隔三哩之遙，約翰，門羅趕到鐵路貨運站去拿焦油紙，爲了修理牛棚的屋頂。在合作社的棧房里，他買了一些飼料，把車留在那里，然後爲了妻子的使命，走向店肆比接的大街；從一角商店買了兩個綫團，從伙食店買了一箱做餅的粉，一袋佛羅列達的橘子，從藥店買了阿司匹靈，兩本爲讀書的孩子用的有格子的拍字簿，和一聽香烟。

回了家，放好了馬車，餵了一些玉蜀黍，洗了臉，坐下來坐在廚房的大搖椅里閱讀郵件，那是早上免費送來的。每日鄉村郵件服務社在全美國的鄉村里遞送郵件。

有着一大堆信——每月牛奶款的支票，捐稅通知單，牙醫的帳單，合作社的分紅單，鄉里農業調整委員會開會的通知，和兩張肥料公司的廣告。約翰在參加他的妻兒，坐上廚房里的圓桌之前，約略看了看。禮拜天

，他們在飯廳里用膳，但平日他們更喜歡動人的廚房。

今天，蘇珊在桌子上鋪了一塊紅花的檯布，放了一盤炸小牛肉和調味品。小牛肉是他們在秋天時殺了一只小牛，儲藏着備用的。此外再有山芋泥，南瓜，罐頭蕃茄，都是他們園子里出產，儲藏起來的，末了一道點心是熱的蘋果餅，她在早上烘的。

蘇珊對於她的伙食房是很驕傲的，去年秋天她儲藏了許多瓶園子里的產品——豆，甜菜，玉蜀黍，蕃茄，以及用黑莓和草莓製的甜醬和果子醬，那黑莓草莓是湯姆和小蘇珊為他們的母親揀來的。

廚房現在是充滿了新鮮麻布的香氣了，那天早上蘇珊用洗衣機洗的衣服。她也用手揩刷了樓上的臥室；戰後，——假使農產品價格仍能很高——她希望她能有一具真空清掃機。今天下午，假使諸事順利，她計劃打掃樓下，熨燙衣服，並且用那具在廚房角里的毫式腳踏縫紉機替小蘇珊製一件新衣。鏟打了兩下。在起居間里，約翰，門籬開了無線電，聽戰時新聞和市場消息，在芝加哥，蛋，豬肉，牛肉的價格。在八哩外州的首都出版的早報和從丹波列來的週報放在他的腿上。他從週報上那代理人那一欄里剪下了一條新的飼料方單。

然後與茄克同到牛棚的水門汀地上調製一批飼料。他們把燕麥到礮板上吹了一下，把種子弄乾淨了。

這件事完畢，約翰說：「我現在可以整理播種機了。假使你要，你可以去了。」

茄克跑到樹林裏，在那邊他有幾個兔窟，這時他的父親便跑到了工房裏去，一個木棚，在他父親時代是作

爲馬鞍房的。現在，大部份地方都放了工具，由一只四分之一匹馬力的發動機轉動着。他修理了播種機，又修理了其餘許多需要修理的部份。

門羅家比起上面玉蜀黍地帶大農戶，機器較少，但他們仍有着普通的設備——曳引機，犁，兩排的耕耙機，刈草機，耙草和載草機，玉蜀黍種植機和打包機，圓耙和有釘刺的耙。

當茄克從樹林里回來，他們開始晚間的工作了。開始，他們做了一件一季中必須做兩三次的工作——他們在每頭母牛の後面，仔細地用電軋刀，把牛尾巴與腸腹處的毛剪短；這又是另一件衛生部規定的事。他們再一次清理馬廄，爲牲畜放好飼料，水，與稻草。然後再擠牛乳。當他們把牛奶桶放到冷藏的地窩里，並洗淨器具時，已是天黑後很久了。

六點半時，桌上放了晚餐：冷牛肉，奶油番薯，麵包牛奶，草莓菓醬和餅。小蘇蘇和湯姆洗晚餐的杯盤，然後參加到起居間和大家一起。年青的孩子們開上了無線電，轉到他們喜歡聽的節目。茄克跑到樓上，換了他禮拜天的衣服，去參加那天晚上農業協會大廳（Grange Hall）的舞會。約翰，門羅在起居間的一角，開了他古舊的寫字檯，尋了一枝鉛筆，拿出他口袋里的記事簿和早上來的信，開始他的計算工作。

當月牛奶支票是三〇一元。每年州與郡的農場稅是一二五元（另有教育捐五十元，和三月份所得稅，另外還要一二五元）。今天早上他付出七十五元購飼料，二十元修屋頂，一元半爲蘇珊的雜物，十元付牙醫帳單。

再加上另外開支，這個月已用了二百七十元了，另外至少還需買飼料二十五元。一年的這個時候，以前也會有過的，他是顯得落後了。

真的，要明白情形如何，只有用一年的基礎來計算。他搜尋了寫字櫃的抽屜，尋得了一本保持紀錄的舊的流水帳。他把當月數字記下後，加了加一九四四年每月的總數。

去年收入總數是三二五〇元。大多是牛奶款，但是豬的價錢也很好，他還曾賣出一點小麥。飼料是支出中的一個大項目；次之夏天僱工開支四百元——工資高至八十元一月另供膳宿——四十元付獸醫，八十元汽油，四十元電費，二十元煤，其餘另碎項目平均三十元一月，包括「蘇珊家用」，或「醫藥費」或「雜費」（那可能是他們到密支根參加吉姆叔喪禮時的費用）。

他加了捐稅的總數，付教堂的年金，全國農民協會的費用。比起三二五〇元總收入來，支出總數是二四一〇元。

收支相抵多八四〇元，其中應至少放開五百元作為房屋與設備的折舊準備。曳引機兩年後要掉換了。他們的汽車已坐了八年。另外還需三四〇元投資於戰時公債。假使他還有抵押借款——全美國有五分之二農夫把田地抵押——這三四〇元將因歸還本息而吃光的。

幾年前，在另一張帳頁上，他估計他的農場全部田地房屋總值四千九百元，機器牲畜另加三千二百元。自

然，目前農場產業與牲畜的價格漲高了，但他不預備更動這數字：所有漲上去的必會落下来的。在銀行裏，現有存款約四百元，另有八百五十元投資於戰時公債。

九點鐘了。湯姆與小蘇珊已上了床。他的妻子坐在桌燈旁邊讀一篇最近期農業雜誌上的「連載小說」。他想讀一篇論文，那人主張犁田是錯誤的，不鏟土地，不要翻轉泥土，比較更好。但今晚他感覺太疲倦了。每年結帳以後，常常如此的，約翰·門羅把起居間四面看看，在心裏面加上新添的物件，那在拍賣時並無多少價值，但在生活上却有很大用處。

房間本身與他兒時所能記憶的，已經很兩樣了。那時這間房叫做客廳，很少用的。

百葉窗都關着，以免太陽使地毯褪色；維多利亞時代花式的傢俱罩着套子，以避塵灰。在中間一張華麗的桌子上，在那些時日，放着一盞輝煌的汽油燈，全家的照相簿，巨大的聖經。三代的生日，婚期，死期都記載在空頁上。另有一架風琴，現在這地方放着無線電。牆上掛着相片，一兩張油畫畫的，其餘都是舊式照相或是用銀板照相法照的死去了的叔叔，孀婦，和祖父母們。

在他看來這間房是這個農場裏改變最多的。他同蘇珊結婚之後，他們即刻用分期付款法，買了一套近代「沙發」傢俱，兩張椅子或一張長沙發。舊傢俱和大多數的相片都放在屋頂上，但是聖經和家庭照相簿仍放在起居間的桌子上，近旁還放着郵購目錄本。